

上海话俗语系列

上海俗语图说

汪仲贤／文
许晓霞／图

主编 / 钱乃荣 黄晓彦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话俗语系列

上海俗语图说

汪仲贤 / 文 许晓霞 / 图

主编 / 钱乃荣 黄晓彦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俗语图说/汪仲贤文;许晓霞图.—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8

(上海话俗语系列/钱乃荣,黄晓彦主编)

ISBN 978-7-5671-1795-2

I. ①上... II. ①汪... ②许... III. ①吴语-俗语-上海市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001 号

责任编辑 黄晓彦

封面设计 张天志

上海俗语图说

汪仲贤/文 许晓霞/图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上海教育出版社经营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上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16 印张32.5 插页2 字数601 000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1795-2/H·312 定价:44.00元

前 言

上海话又称沪语,是吴语的代表方言,是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根基,承载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回音、文化血脉、时代记忆。上海话是最早接受了近现代世界文明洗礼的,又汇聚了江南文化风俗的大方言,尤其在民间活跃的思维中不断创造出大量极具海派特色的民间俗语,这些鲜活的上海话俗语,对社会生活有极大的概括力,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这次我们从20世纪30至40年代上海出版的小报中,囊括了当年以连载形式发表标于“上海俗语”总纲下的诠释文字,这些被当年小报上文人称作“上海俗语”的语词,是广博多彩的上海话俗语中的一小部分,反映的是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方言、社会的一角面貌。

1932年由汪仲贤撰文、许晓霞绘图的《上海俗语图说》最早在上海小报上连载,首开把上海话的一些坊间俚言俗语以“俗语图说”连载的形式。这些俗语和漫画展现了当时上海的风土人情和上海人生百态之一部分,可谓上海“浮世绘”之一角风景。之后效颦者颇多,各种小报上洋场作家不断对上海话的一些俗语进行演绎诠释。

这些“上海俗语”总纲下的诠释文字,其中连载比较完整的作品有十部:《上海俗语图说》《上海俗语图说续集》(汪仲贤文、许晓霞图),《洋泾浜图说》(李阿毛文、董天野图),《上海新俗语图说》(尉迟梦文、陈青如图),《上海闲话新篇》(姜太公文),《新语林》(浅草文),《海派俗语图解》(萧萧文、江郎图),《舞场俗语图解》(亚凯文、徐润图),《舞场术语图解》(尤金文、佩卿图),《骂人辞典》(之明文)。

这些作品合计约190万字,共有1150多篇上海话俗语文章,插图800多幅,内容大多秉持“俗语图说”的形式,文图俱佳。根据上述作品的具体情况,现整理出版取名为《上海俗语图说》《上海俗语图说续集》《洋泾浜图说》《上海话俗语新编》《海派俗语图解》五部作品,其中前三部独立成编,后两部为作品汇编。

这次整理出版这些上海话俗语,本着尊重历史再现历史的原则,尽可能保持原来作品的历史面貌。主要特色如下:

一是全面交代了各部作品的来源,做到有典可查,便于后来者深入研究,同时对于作者也尽可能加以介绍。

二是对早年出版过的作品进行比对考证,如1935年版的《上海俗语图说》,其中两篇文章不是汪仲贤撰文,重新整理出版时进行了说明以防“以讹传讹”;对文章发表时的变化过程也进行了说明,以有助于全面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其发表真相。

三是完全按照文章当时刊发顺序编排,真实再现作品历史风貌及作者创作心路历程。对于个别篇目只有标题而没有正文的或序号跳跃的均加以注明。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版的《上海俗语图说》一书,文中涉及前面交代的内容会以“见第×篇”表述,因未按刊发顺序编排,无法找到相关内容。本次重新整理出版,完全按照刊发顺序编排,再现历史真貌。

四是除对明显错字做了更正外,语言风格、用字、标点符号等都一并按旧。对一些看不清楚的字,用“口”符号标注。对于现今在普通话用字中作为异体字取消,但在上海方言中含义或用法不同的字,仍以原字面貌出现,如“晒、撮、捱”等字。有的字是当年的通用写法,也一应如旧,如“帐目、服贴、陪笑、搁楼、如雷灌耳”。有的词条在原文中有不同写法,均不作改动,如“小瘪三”“小毕三”,“出风头”“出锋头”,“吃牌头”“吃排头”,“搅七廿三”“搅七拈三”。如此则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语言文字变迁,且对于语言、民俗、文化、社会等各界研究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五是把竖排繁体字改为横排简体字,书前加了目录,还配以上海话俗语篇目笔画索引方便查找,使得新版不仅具有一定的文献历史价值,更适合社会广大读者阅读。

这次整理出版的“上海话俗语系列”中的文章,原载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表现了当年上海小报文笔流畅活泼的语言风格,且反映了上海下层社会的种种文化和生活面貌,在解说中不时流露出对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的不满,所暴露的事实对我们了解分析当年社会面貌具有深刻的认识作用。但也有作者在有些诠释中较多涉及社会的阴暗面,有些词语不免粗俗。这些缺陷,相信读者自能鉴别。还要说明的是,作者在诠释上海话俗语中,带有故事性,故对有的词语的介绍不一定是此词语的出典来历,使用的上海方言用字也未必都准确。

钱乃荣 黄晓彦

2015年7月22日

出版说明

在中国各地的方言中,上海话是最早接受了近现代世界文明洗礼的、又汇聚了江南文化风俗的大方言,尤其是不断创新的大量极具海派特色的民间俗语,是鲜活生动的,对社会生活有极大概括力,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作家在上海小报上连载诠释。由汪仲贤撰文、许晓霞绘图的《上海俗语图说》就是对上海方言进行详细介绍的最早的一本专门著作。

一、《上海俗语图说》一书的来龙去脉

《上海俗语图说》一书最早由上海社会出版社1935年6月出版,收录上海话俗语240篇,插图多达240幅,图文并茂,生动有趣,介绍相关的上海俗语和风俗。之后苏州力行出版社1948年再版,名为《上海俗语图说正集》。解放后虽多次再版,均以1935年版本为底本。

作者汪仲贤(1888—1937),原名汪效曾,又名优游,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作家。早年在上海私立中学读书,后求学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弃海军而演文明戏。1905年起先后组织业余新剧团体文友会、开明演剧会等,饰角登台,清末民初活跃在上海剧坛。辛亥革命时期参加职业新剧团体。1910年底,参加由任天知发起,聚集欧阳予倩、陈大悲等优秀戏剧人才的,我国第一个职业性的新剧团“进化团”,演出所谓“天知派新剧”,创造了中国现代话剧早期的创作与演出模式。“五四”时期与茅盾等组织成立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话剧团体“民众戏剧社”,并出版《戏剧》月刊,还积极从事新型小报的编辑和撰述。有影响的作品如《我的俳优生活》《倒灶室笔谈》《恼人春色》等。

“汪君文笔畅达,海内知名,且旅沪多年,对于海上风俗人情,无不了若指掌”。汪仲贤和许晓霞关于上海话俗语的文章最早是在《社会日报》上连载的,这些俗语和漫画展现了当时上海的风土人情和上海民众的人生百态,可谓是一幅上海“浮世绘”。文章刊出后颇受欢迎,报纸销量大增,上海社会出版社于1935年出版了《上海俗语图说》单行本。

二、重新整理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一书的资料来源

重新整理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资料来源采用早年汪仲贤、许晓霞在《社会日报》及《社会周报》刊发的上海话俗语文章,从而全面真实地展现汪仲贤、许晓霞

“上海俗语图说”作品的全貌。资料来源主要包括：

1. 《社会日报》连载的《沪语新辞典图说》

汪仲贤和许晓霞两位首开“俗语图说”形式先河，两人在《社会日报》的“社会新史”的专题下，于民国廿一年十一月廿八日至民国廿二年三月卅一日刊发连载《沪语新辞典图说》，对上海方言进行详细介绍，计 57 篇上海话俗语文章。

2. 《社会日报》连载的《上海俗语图说》

民国廿二年四月二日开始，《沪语新辞典图说》改名《上海俗语图说》，继续在《社会日报》连载至民国廿四年六月十八日，篇目序号顺延，连续刊发计 184 篇上海话俗语文章（其中有两篇篇目相同）。因受广大读者欢迎，报人胡雄飞便策划发行了单行本《上海俗语图说》，1935 年由上海社会出版社出版，内容囊括连载刊发的《沪语新辞典图说》和《上海俗语图说》的所有内容。

3. 《社会周报》连载的《上海流行的俗语》

报人胡雄飞又邀请汪仲贤在《社会周报》上另辟专栏，于民国廿三年四月十二日至民国廿三年九月十二日刊发连载《上海流行的俗语》，计 18 篇上海话俗语文章。后这些篇目又作为《上海俗语图说》内容在《社会日报》连续刊发，但发表的顺序不同。

三、重新整理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特色

这次本社重新整理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与上海社会出版社 1935 年版本相比，其特色乃至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全面交代了《上海俗语图说》的来龙去脉

资料来源显示，在《社会日报》刊发连载的《沪语新辞典图说》《上海俗语图说》，以及在《社会周报》刊发连载的《上海流行的俗语》都是上海社会出版社 1935 年出版的《上海俗语图说》一书的前身，更重要的是几乎很少人知道还有部分内容以《上海流行的俗语》为名在《社会周报》首次刊发，且其内容较《社会日报》刊发的相关内容要早至少半年。

2. 真实再现了《上海俗语图说》的历史风貌

尊重历史再现历史，是出版工作的重要原则。本次重新整理出版特别重视这一原则。

一是完全按照当时上海话俗语文章刊发顺序编排。1935 年版的《上海俗语图说》一书，与上海话俗语在《社会日报》的刊发连载顺序编排是不同的，如第一至第八篇文章顺序就有多篇与刊发顺序不同；篇目“牵丝攀藤”有两篇内容不同的文章，1935 年出版单行本时以先后顺序编排在一起，实际上第二篇较第一篇要晚一年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涉及前面交代的内容会以“见第×篇”表述，因未按

刊发顺序编排,无法找到相关内容。本次重新整理出版,完全按照刊发原顺序编排,真实再现当时历史风貌。

二是与早年出版过的作品进行了比对,对不实之处进行了更正说明。1935年版的《上海俗语图说》中,有篇题为“么二”“长三”的两篇文章实际由漱六山房张春帆先生客串,而1935年版本没有交代。此次重新整理出版按照原貌真实再现,以防“以讹传讹”。另外,1935年版本中的“捞横塘”“棺材里伸手”两篇文章,在《社会日报》刊发时是以“捞横塘与棺材里伸手”一篇为名的,但考虑到上海话俗语篇目形式的一致原则,这次重新整理出版时依然以两篇呈现,但对早期的事实作了交代说明。

三是对部分文章在发表时的变化过程进行了说明。在《社会周报》连续刊发的《上海流行的俗语》,“本由丁悚先生绘图,兹因丁先生笔政过忙,改请许晓霞先生担任”。其中“黄熟梅子”“跟屁头”“滚钉板”三篇文章的插图由丁悚先生绘制,其余插图由许晓霞先生绘制。之后这些篇目又作为《上海俗语图说》内容在《社会日报》连续刊发,插图均为许晓霞先生绘制,然发表时顺序不同。

3. 兼有较高的文献历史价值

此书本次重新整理出版,除对明显错字做了更正外,对无法辨识的部分文字用“□”加以标示,真实地再现文章的原来的语言文法及时代历史风貌,以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语言文字变迁,且对于语言、民俗、文化、社会等各界研究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考虑到时代的变化,本次重新出版整理,把竖排繁体字改为横排简体字,书前加了目录,还配以上海话俗语篇目笔画索引以便查找,使得新版不仅具有一定的文献历史价值,更适合社会广大读者阅读。

汪仲贤在《社会日报》刊发连载《沪语新辞典图说》《上海俗语图说》以后,又继续在《社会日报》上刊发连载《上海俗语图说续集》,编者也予以编辑成书首次出版,见“上海话俗语系列”之二。

编者

2015年6月30日

目 录*

沪语新辞典图说

一 那摩温	3	一七 小先生	33
二 白蚂蚁	5	一八 么二	35
三 走脚路	7	一九 长三	37
四 洋盘	9	二〇 十三点	39
五 点大蜡烛	11	二一 明星	41
六 脚碰脚	13	二二 解板	43
七 陆稿荐	14	二三 开方子	45
八 放白鸽	15	二四 白板对煞	47
九 烂香蕉	17	二五 皇后	49
一〇 花瓶	19	二六 拆饼头	51
一一 大人物	21	二七 燕子窠	53
一二 无线电	23	二八 揩油	55
一三 斩咸肉	25	二九 拖车	57
一四 桂花	27	三〇 小皮夹子	59
一五 剥猪猡	29	三一 两头大	61
一六 开房间	31	三二 吹牛皮	63

* 编者注:所有篇目完全按照当时刊发连载顺序编排。

- | | | | | | |
|-----|---------|-----|-----|-------|-----|
| 一五〇 | 吹横箫 | 302 | 一八一 | 把脉 | 364 |
| 一五一 | 自扳砖头自压脚 | 304 | 一八二 | 吃精麻子 | 366 |
| 一五二 | 打回票 | 306 | 一八三 | 药水铃 | 368 |
| 一五三 | 抖乱 | 308 | 一八四 | 仙人碰仙人 | 370 |
| 一五四 | 曲死 | 310 | 一八五 | 白脚花狸猫 | 372 |
| 一五五 | 白虎 | 312 | 一八六 | 马马虎虎 | 374 |
| 一五六 | 叉鱼头 | 314 | 一八七 | 陌生人吊孝 | 376 |
| 一五七 | 穿扇面 | 316 | 一八八 | 玉皇大帝 | 378 |
| 一五八 | 出后门 | 318 | 一八九 | 过桥拔桥 | 380 |
| 一五九 | 老虎党 | 320 | 一九〇 | 谢谢一家门 | 382 |
| 一六〇 | 老虎头上拍苍蝇 | 322 | 一九一 | 脱底棺材 | 384 |
| 一六一 | 坍台 | 324 | 一九二 | 乱嗅大麦头 | 387 |
| 一六二 | 饭桶 | 326 | 一九三 | 阴阳怪气 | 389 |
| 一六三 | 偷鸡勿着蚀把米 | 328 | 一九四 | 卖羊三千 | 391 |
| 一六四 | 翘辫子 | 330 | 一九五 | 勿杀头 | 393 |
| 一六五 | 电车路 | 332 | 一九六 | 捞横塘 | 396 |
| 一六六 | 牵丝攀藤 | 334 | | 棺材里伸手 | 398 |
| 一六七 | 狗皮倒灶 | 336 | 一九七 | 拆空老寿星 | 400 |
| 一六八 | 吃五梅花 | 338 | 一九八 | 胡桃肉 | 402 |
| 一六九 | 雪茄烟 | 340 | 一九九 | 卖面孔 | 404 |
| 一七〇 | 识相 | 342 | 二〇〇 | 老调 | 406 |
| 一七一 | 捞锡箔灰 | 344 | 二〇一 | 如意算盘 | 408 |
| 一七二 | 黄三河阵 | 346 | 二〇二 | 牛牵马绷 | 410 |
| 一七三 | 杨树头 | 348 | 二〇三 | 鬼头关刀 | 412 |
| 一七四 | 牛奶棚 | 350 | 二〇四 | 吊人中 | 414 |
| 一七五 | 酥桃子 | 352 | 二〇五 | 吃屎忠臣 | 416 |
| 一七六 | 死蛇迸 | 354 | 二〇六 | 对百筋 | 418 |
| 一七七 | 崇明人阿爹 | 356 | 二〇七 | 一只袜 | 420 |
| 一七八 | 鬼操皮 | 358 | 二〇八 | 尖头把戏 | 422 |
| 一七九 | 叫句子 | 360 | 二〇九 | 海外大奇谈 | 424 |
| 一八〇 | 跑弄堂 | 362 | 二一〇 | 额角头 | 426 |

二一一	定头货	429	二二六	旡手洒锣	463
二一二	急令牌	431	二二七	唱滩簧	465
二一三	豁边	434	二二八	背娘舅	468
二一四	吼狮	436	二二九	黄绿	471
二一五	零碎伯伯	438	二三〇	勒杀吊死	474
二一六	牵丝攀藤	440	二三一	打朋	477
二一七	黄熟梅子	443	二三二	卖麻糕	480
二一八	勿领盆	445	二三三	一对大拉酥	482
二一九	摆拆字摊	447	二三四	阿木林	484
二二〇	横竖横	449	二三五	泰山	487
二二一	滚钉板	452	二三六	象牙肥皂	489
二二二	跟屁头	454	二三七	鸭脚手	491
二二三	卖野人头	457	二三八	捏鼻头做梦	493
二二四	纣王	459	二三九	一窝蜂	495
二二五	私裤子	461	二四〇	辣底蹦	497

上海流行的俗语

附录一	作品篇目	501	附录二	丁悚插图	502
附	篇目笔画索引	503			



汪仲贤/文 许晓霞/图

沪语新辞典图说

民国洋场作家汪仲贤和漫画家许晓霞两位,首开“俗语图说”形式先河。两人在“社会新史”的专题下,于《社会日报》上刊发连载《沪语新辞典图说》,对上海方言进行了详细介绍,计57篇上海话俗语文章(民国廿一年十一月廿八日至民国廿二年三月卅一日)。其中“么二”“长三”两篇文章由漱六山房张春帆先生客串,特此说明。

采用“一条俗语,一段故事,一幅漫画”的形式,篇中俗语有典故可寻,并具故事情节;漫画夸张生动,形象地展示俗语内涵。这些俗语和漫画展现了当时上海的风土人情和上海民众的人生百态,可谓是一幅上海“浮世绘”。自刊发就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那摩温

上海是一个特别区域，一切行政习惯，都与世界各地不同。这特区之所以能存在于世间，就根据那几条《洋泾浜章程》，所以“洋泾浜”三字，是与上海历史最有关系的地名。

因为上海是一个特别区，所以样样东西都带几分特别色彩言语是沟通人类意见的工具，除非是哑巴，人生不可以一日无此君。而特区之所以形成，就为了华洋杂处的缘故，既然杂处，就不能不通言语。但是中国话，洋人不懂，洋人说话，中国人不懂。华洋之间，欲交换意见，不能不特备一种特别言语，专在特区通行。而那时既无英语专修学校，又无留学生教授英文，只得用口授的方法，传播了一种特别洋话，叫做“洋泾浜话”，表示这种言语是专在洋泾浜一带应付洋人的。

“洋泾浜话”是从英语转译出来的，但是真正的英国人到了上海，也要从师学习几个月“洋泾浜话”，才能与中国人通话。这洋泾浜话的特别也可想见了。正像说笑话一样：“你说的外国话，外国人都听不懂的。”

所以外国人把“洋泾浜话”叫做“鸽子英文”Pigeon English。

“那摩温”是“洋泾浜话”之一，Number One 的译音，原意是“第一”。但在洋泾浜话文中，却有许多别解，例如：“洋行里的那摩温”，意谓洋行首席，用以代表大班。又如：“寡老照会那摩温”，是说女子的面孔好看。“格党麻子那摩温”，是说此人真不错。

“那摩温”三字，样样加得上去，已变成一切赞美的总形容词了，如果要将这字编入字典便有两种注解：



二 白蚂蚁

蚂蚁的颜色，人人知道是红黑混合的棕色，即使在博物院里，也未见过白色的蚂蚁。但在上海社会里，却时常看见白蚂蚁的行踪，这不一定是上海的特产，不过上海的产量比别处格外丰富罢了。

据博物君子说：“白蚂蚁常产生于人家屋梁庭柱间，他们的公馆，建设在木头深处，以后就在里面传种接代，殖民地愈拓愈广，凡有木料的地方，他们都能占领，在占领区内，建筑公路，开辟得四通八达，不使交通上有一点障碍。”

他们的食料，就是土产木屑，用不着到外面来运洋米，或美麦，进去充粮草，尽能在暗中秘密工作，所以房屋被他们侵蚀空了，住在里面的人还是不知不觉。

他们的工作很精巧细致，能将合抱大的栋梁，吃得单剩外面一层薄皮，肉眼看了，依旧完好如故，人家不识内中巧妙，还是欢天喜地的住在屋里，不幸起了一阵狂风，华堂大厦，看似坚固，竟比豆腐架子还要轻飘，霎时梁崩栋折，就会坍成一片平地，屋主压死在里面，到了黄泉路上还是一个糊涂鬼。古人说：“蜂虿有毒”，确是不错，白蚂蚁虽是小东西，却有“拆人家”的力量，所以大家见了他们，都有些“谈蚁色变”。

白蚂蚁既有拆人家的本领，世俗便利用他来做一种专营拐卖人口事业的代名词，俗语又叫他们“蚁媒”。

做蚁媒的以妇人居多，男人多半不很出面，只在暗中奔走活动；因为妇人容易取信于人，即使破案，也能减等判罪。

男人中白蚂蚁圈套者，以经济人为多，大概因为辛勤半世，手里略有积蓄，急于要想娶妻成家，或因中年丧妻，家务无人料理，要想娶一个续弦，只要吐出一点口



风,自有人来做媒,或托邻居介绍,或走二房东门路,你要何等样人物,他们夹袋里都有存货,任凭挑选;未进门的时候,事事省俭,件件迁就,但等女人娶了进来,那就是白蚂蚁钻进了正梁,非把全部房屋蛀空不可了。

白蚂蚁兼营进出口两项生意,以上所述,是出口生意。至于进口货色,专从诱拐乡间贫苦妇女中得来,也有夫妇间偶生口角,妻子赌气出外,中途遇见蚁党,将她骗了去,留养三五日就能转卖出去,本人被卖了还莫名其妙。他们的术语,叫做“开条子”。

近年来上海工厂发达,内地小家妇女,都想到上海来谋生,蚁媒利用时机,很容易到乡间去拐骗;拐来的货品,也须经过一番挑选,呆笨的就转卖到上海附近,不怕她们翻腔;乖觉的,便贩到大连、福建等远处去发卖。每年受白蚂蚁之骗而陷入黑暗地狱的女子真不知有多少,报纸所载破案寻获的,不过千万分之一而已。他们这种离人骨肉的罪恶,真是濯发难数!

他们不但引诱青年妇女,还兼营拐骗小孩的买卖,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无论男女,他们都要拐骗,拐了去都贩到厦门、福州一带去销售。这班东西,近年来更为活跃,我住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一带,时常听得人家走失小孩,邻居有一个养子,已经十三岁了,去年走失,至今杳无消息。大概也被白蚂蚁衔去了?

